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一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序

胡助之生生園草序



今所行排比言卽海內同文就中風槩亦小畫分  
野試校其所至有能分出意以爲的而毫端係弩  
其力皆千萬鈞不洞不止蓋古稱惟楚有才今之  
排比言豈不然哉譬則山川之所經會起蘄黃逆  
嶽麓天柱而南復泛江漢絕洞庭以導九水韓昌

黎曰氣之所窮必盛而不過於是乎蜿蟺鬱積而才情之蘊發無不負之斯亦時言之大觀也迨氣盛而過矣諸洞天外別有一天則有若武陵之仙源雖四時飛雪萬點牽蘿而桃花深窅一閉輒千餘年獨吾郡理公助之先生起而狎主因拈毫而問之雜見于生生園諸草中語不必鳥跡雲中而披襟散朗直似與世間人少話農桑至尋之則已飄飄然御風而騎烝矣此境遂開而鼻之蟪蛄鬱積又一津梁也履吉嘗有臆言排比小道也能寫

地靈復能自寫生其生而洞豁者筆之所行真覺入佳地日月清朗桃川中人自漁郎視之則仙至桃川人自視亦尋常漁郎耳天真洞豁絕不異人故去人乃遠歸其闡于真寓其興于筆而反得寄其標於霞外則先生之爲生所爲無意以傳文無意以開境因無意以肖政吾郡之理視其文江東之人歸我理視歸其文此草有覆請同問津人發之

羅澹研制義序

文章命達誠不一致要論破轅之雋行步工而輕  
致遠先輩謂之暗合則又曰制科之言傳聖賢神  
變者神之通而動反者擬議之變也動反盡則立  
言之的見而立制之的亦見於是乎可以判羣言  
如是人者造物之意固以文章之權予之必不止  
爲命達作計者我社中澹研成稅名最早弱冠出  
小校無不前諸生於時無不可輕致遠誰爲陰持  
之必用再沽復用邊墜常士法聊蕭之故反借以

益其懔養其筆端以冷觀其自合馬子才亟稱龍  
門盡取所遊萬態而爲文章作者壘塊胸懷古今  
固當不異蓋澹研則嘗爲藻郁爲洞賦過來兩路  
各有爲戒之光景宛戚戚焉而乃今有茲稅也聯  
兩闡中捷卷抉旨攻微係乎沉識乃其骨與聲相  
御而行則有以細爲麗以貼爲玄以精爲暢以整  
爲逸命意而見無意之妙無意而盡有意之工起  
陸斯資到案同賞譬如握好黃白識通販夫天下  
可無拙目矣此豈取辦臨時興到而成則有若稿

中諸篇熒熒爲闡中懸照凌雲傑構取尺寸之木  
而銖銜者素也然藻郁洞賦肱三折焉亦良苦而  
苦固不易以語人何也天下惟大慧心人爲能苦  
則變易以求的者是彼窮年自遂自堅去言之的  
千里卽去立制之的亦千里從來天意與聖賢之  
意絕不肯相左令聖賢取其遂且堅者而讀之曰  
不類吾言天詎篋如而以應制之事許之澹研之  
變變于文之的所以疑于文之神先天而天弗違  
而其權乃大李光弼之戰河陽曰吾旗颭緩任爾

博學山人稿 卷之一  
衆擇利吾旗三颺萬衆畢入以此制勝君子言文  
行遠請自近始開國人以先資嚮用忠之屬也戰  
而擇利所擇何如夫澹研之權則澹研之旗也如  
期遇大敵賀戰勝定當私東家爲三颺而徐與海  
內公之郎君繡銘名世才也庚相謂曰大人文心  
素慎茲所委意恐不欲受余曰但願儀此秭早如  
河南多帝臣或有先張之絃余請避處莊嶽以膽  
腹應不及過庭矣

鍾木仲制義序

神思所運至有輟翰而夢驚蹋壁空庭聞聲起恚  
者而宋楊文公有作輒集門士快飲談諧及集撤  
而文成是將何遇邪余不佞與木仲事公車者十  
年每接其澹致恬神可令名利心盡問引古籍商  
作論著復闡及當世爲于野之謀如出一口則益  
兩相好相勞苦以觴事從觴而罷亦兩惟意是盡  
卽所從容或不問蓋客亦未有能從者則僉謂兩  
子謬作達當請所事之言而誦之嗟乎之言也非

客不得誦卽余與木仲亦實少互陳以爲固不  
經意直數存邪今夫有玉於此尺寸同而厚薄異  
辨之不必少伯也求物之事於心手間力則厚不  
力則薄以聽之數豈不恢恢哉木仲之志不與焉  
以謂吾將窺其至是當確有一境其來也甚微其  
猝而合也無方而苦持之則非深矣色琢之則非  
秀矣又度終無可用心無可用手而第綿綿其所  
事之意似類似寄以幾恍然之遇是以其跡近其  
趣狎從余不佞求之而木仲在從余不佞飲人求

之而木仲在至其悠然所遇卽木仲號好余不能  
舉似余安能舉似客今之觀木仲者率旣成之言  
耳名價相定不出求物之常有能審其爲言所入  
之變已盡獨有此義豎在目前又覺此下排當諸  
語都不得呼而天然之磨洗迎之卽出如雲空潭  
底雨濯松上令人心肺映徹欲汲欲餐而竟莫能  
定體質之所存是何如遇之邪遠矣滅矣使其早  
結一轍以尋常攻習求獲木仲卽不慮不貴此境  
自闕亦何與文事非象罔不玄珠真三昧乃遊戲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大雄心人勝天握數不在神厲色枯而在悠然觴  
咏此中會處志也有性存焉古今實不數人固未  
可以楊文公木仲爲率柰何從旁觀索此解人然  
則曩時號吾兩子謬作達未是不知已也

薛仲弢時稅序

仲弢挈余成籍後除桐汭余以鄰部見今年過姑  
孰式廬居語盡日與余更復申盟用審辨而度終  
始中郎之擇也自到桐及茲臘爲期之治百姓去  
瘵加充可以教矣乃悉發其制義爲新海內時目  
本之以式桐士用富民而基正學潛夫之訓也其  
爲義也扶根理窟翻以微緒刻露至一泮必剔而  
正體則煦若春溫夫是因辭發事雅與治效合象  
用文雅而長官曹則王粲儒吏之慕也其與余也



抵掌州事幾嘔苦心設誠而期遠邇之符如饑渴而赴饗殮之事至夫朞深公暇乃卽舊業徵言用才任而理經學又魏明高第之策也夫余弟兄籍各以揣摩義供賈肆甲乙競翻而肥其橐者至二年則已陳矣作者當日之魚鈞翰繳彼以易橐所定幾何其意徒以緝偏轅則易賈也如茲之窟於理微于緒卒澤于正體而被以春煦余黨不敢復自爲甲乙乃以校二年而陳者則直陳耳視傳治象而基正學朞以往之高第日新爲何居哉卽復辨貴鷄林標懸駮足依稀馬卿之形似相爲名價所收再校茲臆言因文見政備有數舉雖復有相哂余虛費爬搔秘蘊千里者余則自請質諸方術殷殷庶幾附於義同而進又何文焉

涂昂倩詩稅序

人各占一經皆可以得雋可以行世而詩有進焉  
吾黨自本業外多好稱詩又多薄唐薄漢魏而尊  
三百篇至以之爲經義業則排比而已顧詩本言  
志志所到如三百篇時原無韻自然而成韻猶之  
三百篇後原無排比自然而成排比遠之爲義卽  
其率之爲聲舉聲中不傳之妙吾初不越排比而  
代之故曰於詩有進然則五經分曹不乏韻士雖  
詩義端門亦何解於童習白紛者乎詩固曰有之

似之耳吾友曷倩冲襟澹宇對之穆如其風斯已  
不言而有其詩又出餘力以放厥詞命體鎔篇非  
古不則已乃取真詩而文之殆過半矣兼以居業  
蚤勤討撰積歲問良工以擬議其狀宛然必是而  
後業成詎不憂憂難之近代詩義毗陵虞山爲盛  
一主諧調一主清發以投人皆雋皆行而其意則  
兩相厄矣衷之和平原於深厚楊柳依依不如訐  
謨二語以詩程詩尚爾况於傳詩以排比乎夫舍  
之則亦無諧無發也使君之義本領真擬議盡纖  
夸之習不遣自汰祇是一味深厚自有自似卽所  
命體鎔篇別多高韻有謂是義爲真韻言者不佞  
吉必以知言爲歸吉與曷倩同出陝涇陽先生門  
先生辰歲欲搜校門士經文未獲曷倩出爲吾繁  
之逾年念繁士多習詩發笈中業教焉士因請梓  
以傳計其行又當如黃涪翁標豫章詩體祖爲吳  
中兩地啓夕秀也而不佞所私拳擊則在乎鼓吹  
下里併以鼓吹師門假使操縵而從漢魏三唐所  
得不是侈矣

賁軒制義序

心有孔辭有鋒小而集諸一技而能使修者廢以爲無然有前大家矣今昔惟時命旨無二數大家傳蓋不信時而信聖賢之旨修時者薄陳語此不足言卽自詭胸臆非創不驚也夫就聖賢語命章何者是其章命句何者是其句千粒皆種一粒一種如不顧所命纖薄遊戲短長誰復程之安用尺幅傳神邪以是爭想路才情蓋千里矣吾贊侯之制則先認定真旨乃根領出往看某語多謂作解

已得今試閱稿中詮發直覺門中之全宗與題內  
之實結之虛相上下中邊的然此是卽振筆直遂  
如龍抱珠終不旁脫而又不以其認定盈而躍冶  
世間說書語錄終是事外之言非登場之體近科  
一二人皆所謂詹詹澤及身而止也乃若有典有  
則按方成文綿密菁華沉深秀逸與神照偕傳與  
流目偕轉使夫玩者尊無二之旨得治世之音豈  
得不以贊侯爲歸僭爲前大家着此替人誰復當  
以喙鳴者而予獨挹其冰心玉質近體遠神遙戀  
晨昏結帷府閣早年文價已貴鳳麟寓此博綜儷  
兼雉兔間者過我五畝宅乃益相歎千頃陂因窺  
數義莫非叔寶微言決令修辭盡空楊子小技請  
以僭臆質諸同賢竟體窺班必居一矣

楊尚賓近草序

是秋余趣裝北去先杖策出郭凡里中故山咸與一別覩其刻露清秀神之所醉雅如握手也歸而尚賓來別且以哀刻近草出示余卽以所見詮之曰自開闢來便有好山豈可以雕刻求之不知愛道愛寶非天地意蓋其意無物不欲發露又無不刻意發露特造物之手巧而用之好山者最靈不露膚而露骨不露骨而露秀醉其秀者不悟其刻也博士家少沉湛之靈而謬云平易夫天地大文

博望山人稿 卷之一  
字也好山大文字中之最平易者也不學露秀之所不能至而學本無之平易有是真文乎余館尚賓二年以兒姪從遊而其義則余自定之控引錯綜無所不極至其剔透峭蒨雲蘿與陰晴衆壑無不畢現而其現處翻見其秀暗則猶露則秀理自相緣廬陵公溪山賞鑒四字評更異代作文字評不可易以定尚賓文亦不可易夫人力有候映發有時古之學音者移情山水尚賓所受于移情其候難言造物手不得浪語平易人亦不得薄平易人終不識造物手當以醉好山之眼爲醉好文之眼尚賓自愛

璠樹齋制義敘

文字窮工極態猶人之形貌億萬不類然須端雅天然美好嵇中散肅肅松風高而徐引所以可敬至於危膝曳步意制甚多不可有二斯已諠矣又如好女子天然巧笑何借齟齬余嘗卽是論今之時文渾重典則成弘尚矣其後稍稍疏衍極於隆萬之初遂轉而之精實目今東南榜樣數先生皆用緊嚴創語匠意要之體識正大度其流會當在淺洗標映微乎微乎非可倔彊而擬也觀時者於



此卽無處更尋生活亦何至瞥尊欹側認無趣爲趣無解爲解乎非不一切刪去然立義以標微則可卽微求微命日罔象殆不其然其勢必單取眼前數字搬跳成文識者一啜而散余且以爲此野清耳天然正大一路畢竟河漢私意如此間嘗質之社長王中履意復與余合乃余心知之力不能副中履則不惟言之實允蹈之余每得其文醇厚大雅若自貌也雖數排比亦庶幾乎治世之音絕不爲時趨所動而中履以不卽售意薄之將無悔凌陽而工楛葉邪且夫新故遞乘有新必故所厭之故行覆爲新矣文固無野清而可久而中履乃自菲薄乎政恐醇雅之代霸捉鼻不免耳又中履爲人外嚴重內謙退每論文冲虛可掬復若貌其文也余謂此定爲鬼神所福余何敢以私諛則請以其文廣之知其言併知其人必有識者也

沈巨山稿序

巨山之文精微綽約如水到雲生令人神襟快發  
此以工妙論者也至其骨力峻整如雲霄嶽聳氣  
高天下乃克爲之殆可無愧前言此則挺然於尺  
幅之表矣往尊公瀛海佩大將軍印視師登萊不  
佞北征獲聯舟楊子江畔石尤數日大將軍不以  
不佞少進與爲昆弟盟次泊金陵巨山從成均出  
其聚荀陳世誼戀結益深已題書一再函來各千  
餘言悉感時激衷念穹借筋之語不佞讀其時秣

高其氣固知此時生此人決不徒以工妙作富貴  
觀及鱗羽頻披乃知賈生揣摩之成早在新書也  
大將軍徒步建橫海功固不必從博士言起先太  
史未第時獻邊策興化相君嗣欲行九塞上方略  
莫府乃以科名高直金馬故事不得越問樞密計  
志竟未酌祖父餘師兼之見在巨山隨陸絳灌合  
爲一身奚必遠取異代矣

鴻儀館近秧序

吾邑學宮辰兩高閣其前帶溪一曲自千里來溪  
上諸山皆六朝三唐人遺跡於閣納之初敘伯來  
權學事人言邑中爲上官輪蹄會玄心人而僕僕  
手板邪叙伯不受退而宴坐閣上所以送目遊意  
者甚尊而逸趣取聖賢之經發之以無累之神觀  
有義之妙抽微渺於直截本要約爲安和益匪直  
寄人籬下取爵上尊者所不得擬卽無師無友不  
阡不陌亦未免有鳴節竦韻之心方斯大家猶然

詭遇百尺梯上人身處高則目界濶體識既大則  
伎倆爲小得之有命毋寧貴其高而大者必曰知  
希忍薄世間五色終迷乎叙伯固厚吾邑士訓督  
其勤每月通課率親具飲食士感奮不能忘今者  
虞門新闢呼吸自通不復留茲閣矣一氣分岳義  
和爰作一門爲龍寔首從中虎有文家在寅龍有  
文家在辰人以榜吾東南不讓則吾請榜以鴻儀  
之庭

方時生芙蓉近秬序

時生往得予文而好之辰歲春乃跡予於燕邸旣  
相與挾雁影而南草芟予里越明年鍾子辰氏復  
把時生於錫山斯亦兩年中小遊譜已今秋早則  
簡其芙蓉峰義爲問悉春夏扃戶面壁所得因憶  
余友公寥往爲叙其北次文引司馬子長浮淮泗  
等語用知時生去文家齷齪廣取山川之靈以爲  
筆秀蓋其結撰乃在此嗟乎志士所命豈一二爲  
人言哉是宜其義獨絕緇塵狎獵雲布仰清液而

濯素波而所義之居適爲芙蓉峰予則以爲其所  
居卽所自定其篇云因據案引數語將更稱晉評  
出水天然與臞仙倚風自笑命小奚取原本對之  
未至忽微風透北窗過作芙蓉香其甚則如華心  
傾曉露滴水盤者移數刻不滅檢予前後鄰盆盎  
中俱不植此從不到案旣異所來而奚至固尋本  
不得乃悟造物以作者方倚風自命若評者滿眼  
芙蓉少天然贊咏而取隸古事爲此風之以香襲  
予而卽侵予也予是不敢別贅而直紀以爲題或  
曰爾若者紀事而非叙文也夫文章之事其臭自  
求愈變愈異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不謬則文矣  
烏在敘之不紀也哉

寓言叙

叔遠罷金陵秋試過余溪上余接其人濶達而質  
素與之論知交士皆以雅行修正爲衡旣取所制  
寓言讀之則又根本旨要期於剔透盡意而後已  
當世所習投人之語非必排去覺意盡時本自無  
急可副以是得罷豈反騷所恨文肆質齷者乎人  
能立身根本必且純終令聞文字能從本處起義  
亦如千尋之木當歸根時卽不免凋落若夫春風  
得序何渠不爲海山瓊樹邪大江當天門中劃姑

孰一溪與敬亭宛句接紆翔深秀近二百里欲歡  
叔遠者皆以溪山爲供叔遠自吟寓言而和之霜  
霰眼前似未是寂寞不佞無更庸喋喋相廣矣

題循政錄

不佞履吉近所聞蒞蕪諸明府以六七指少終令  
名獨吾曾公來邑士民歌舞之公爲邑守清如水  
氣溫如春迎兩造諸事如持衡大段根本質性有  
根本自不問修飾與百姓爲怙恃便代百姓受強  
項就中苦心不屑屑人知卽有知者亦曰吾知利  
賴於父母已耳初不諳臨父母上者所急固不在  
地方之利賴與否也公所爲更有苦心也苦心獲  
報臨父母者竟亦知之而地方之利賴終若相忘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一  
三  
其所得寄緇衣者一私錄而已嗟夫採私錄如聽  
輿人當今少矣然爲地方計而知私錄則其良也  
爲公計而苦心明於上私錄行於下則其徵也謂  
公掩前人可也不佞於公訂十年縞苧交受五年  
桑梓庇知最深誼最篤漫識數語非隱非文公當  
不以爲略於觀者蓋無計焉耳

書楊直指問刑略

蓋中州地雖多夷陸壇曼兩河飛流迅激水土用  
而民演故習喜鬪甚輕生事可以無死而以爲非  
死不足傾敵也卽甘心溝洫已死敵者法自當殊  
死而以爲非死敵不足快氣矜之隆也卽越志一  
朝已因而譎訟閭師奸蘭餘匿反覆無窮時其原  
皆起於不知律不知律因不知已所坐而犯在法  
比中者事端乃出情理之外卽聽者非不用律但  
能以罪求比紙上之律而未嘗以律明了罪人之



心無怪反覆相尋也則幾幸持斧者親臨囚以質  
確其過而中州故事所慮釋數率視往牒雖欲多生  
一人不可得如此刻舟取成數便足又奚暇治讞  
繆令罪人之心自知所以得矜得坐惟其情不惟  
其數一一明了謂不寃者哉凡民之生教貴用愚  
凡民之法道貴用明明之而後可以生之死之公  
惟亦所以明之是以辭之不可以已也

博望山人稿卷之十二

當塗曹履吉元甫著

行狀

先府君雷州郡丞公行實

不孝孤履吉自有知識聞人間卽世事則念家尊  
必有此日輒心骨驚顛故口作他語亂之當丁巳  
春不孝吉北歸財百日與弟端脩堂上卮府君時  
甚歡又素少因病忽疾作卽不藥卽不世有生之  
隱懼不意倉猝見不孝吉震裂中痛魂乍沉迄兩

年來如在瞶迷蓋於府君生平直如昨日乃隻語不能舉也維今封樹之下有緒矣顧省墓中片石寔府君千載生氣吉不孝何得以痛迷而忘其大因投淚具草幾立言君子哀而採擇焉曹之先出懷遠莫紀所始始家當塗則千戶成從 皇祖渡江棄官占籍而氓成生亮耕黃山下值逐挺鹿者陰障之使逸不孝兒時見大王父所識繪像子若孫母亡而先世不忍一鹿也哉亮生福福子九其四曰璟始釋耒而儒薦明經授北都彭城衛幕以滿封又徙幕山東平山衛屬同塾友大中丞李公德馨漕齊中致子弟來卽欲有營者爲我言之公大恚而謂我要以舊邪絕不復通里中號子宗人多傲骨源於此生子四文獻文明文魁文武文魁生孟秋孟秋生王父泮暨洲暨江而王父以府君辰溪考贈稱文林公云文林公與弟洲居其秬翔甚督學使嘗檄之吳中糊名與多士角覆發輒遞相冠有當塗二曹稱其于里較固亡論洲腹笥精博多著作而無年文林公孤行不自得僅晚貢入

監需選復疾作正得安丘丞文林公素介卽爲丞  
不獲志然終所居數年尺寸不需民間至問所治  
盜盜竊爲廉吏望風去二監方才之而文林公趣  
官棄歸曰吾固非潦倒一丞者視諸子中有學若  
行駸駸是殆且昌吾足以老蓋指府君也文林公  
生五子長府君諱行健乾夫其字別號東璧次行  
簡行仁行已行直皆隸郡邑庠而府君最著自爲  
兒時孝性天植晨昏恭謹如成人貌更莊毅不妄  
語笑顧其中秀而敏試以偶對語如響應文林公

以郡太守堂山任公聘就衙齋授子弟經攜之入  
公與其夫人進而坐諸隅調食以食而復亟起摩  
頂器以異日王父尤憐之非其側七筯不甘也甫  
爲文卓有精思束髮補郡弟子員會王母贈孺人  
羅氏染疾不仁家人莫近而府君卧起與親潛出  
呼天請代卒不救府君恐其病廢屍痲不任浣則  
手具湯浴着衣不役一人已乃放聲一號累死而  
累蘇也月餘發故盂有王母噉餘瓜菹蟲流矣泣  
曰此詎不口體遺而厭之吞遽盡而其後身得疾

略如王母率謂所苦十少一治府君屏而之東畝  
獲異方雜有爲法六七年竟平饒向後種種子息  
功名非純孝格天不及此疾平再理舊業試雋餼  
于學宮自是試多屈其曹從遊益衆業益專家人  
產日落獨諸知交皆推以爲賢長者片語卽關重  
輕諸生而祭酒雅自發舒固可食貧不問而其時  
文林公當需選小官間之燕之齊數千里關心痛  
老人卑栖日暮致力無方有寸心獨苦莫可告人  
者迨文林公棄齊事府君因自矢富貴非願但約

諸弟更日起爲具庶幾菽水歡積八年丁酉郡大  
夫歲賓興士宴府君送歸庭文林公喜謂見子第  
者矣少見子貢爲其兩得歲也逾月文林公逝府  
君旣艾加五室不勝哀而戚倍甚如喪王母時庚  
子服除謁部隻身授徒于都門齊華蕭寺辛丑授  
番陽司訓開誠樂育士親之如家人父子謝貧生  
餽轉餽之五易歲不變宮之右祠名宦鄉賢頹而  
淋其主捐俸葺葢不以聞有司而有司早異其能  
出卽牒守庫獄直指吳門徐公按饒諸司理集旣

咸目屬府君隨分託啓事排語府君口占立報皆駢麗而警左右史書不給具茨毛公春初喻公尤嗟賞不置相約舉似直指遂登薦剡而太府玉田黃公隆重有加丙午冬已得知辰溪報尚委署萬年篆留竟月平吳氏巨族訟乃歸是歲不孝吉舉于鄉赴公車府君歸不及晤僅攜二僕渡洞庭之任卽治所首以清白誓諸神問父老得民間疾苦草裁革事宜如斗級行戶小粟等十二條閱稱快而鎮溪事起辰溪古五溪地邊鎮溪所三苗遺種

也巨酋張大忠開釁築城治兵鬪酋張世崑鹵掠躡及旁邑當道牒府君議府君慨請單騎往鞠辰士民軼轡首泣若犬羊也寧漢法知而以我公委邪府君強麾之徑入其穴陰得謀者趣爲還語乃公來非欲勝之直解之耳不受亡論乃公歸與不歸兵隨之矣二酋果輸酋首請受薄議出而士民舞于馬首嘻相沸也當道驚辰溪能辦如此往年苦散餉減尅致士民囂于伍徼辰溪孰清之則又牒府君督緡錢遍卽諸哨唱給一肩所屆窮楚邊歷

黔界每伍錙銖皆足而因其扼立盛華二營以斷苗入瀘溪左臂辰溪亦賴以安五年中鄰左右絕無警戊申大水靖沅暴漲建瓴下蕩殺辰邑數千家府君傷曰邑小卽不城以隄水何不城也城之祇自出積俸稍變民間絕軍產以因山者因諸八里劃而成官爲當江水一面治壁如削當事按行取渡相詫何忽睥睨連雲不聞半楮申費及次年暴漲如昨民間寸木無恙矣府君蓋雅意興建自修刻邑志而下細若橋梁道路所在經心改觀卽

二酉洞天埋沒于荒烟斷草者指點若闕而其他玉帶河文昌閣錦雞塔創之不遺力辰溪開國來無甲第今已未而余君捷南宮乃驗此是爲學校真實地雖廣置學田不足爲侈至其勤事撫養勸課賑饑優老仁孤意所得行無行不暢苟利百姓卽逆上官貴介侃侃以之辰方伯有僕與居人馮曾競渡自墮水死道與李左之論會抵府君曰殺人而媚貴紳吾耻焉道舍人子鞭馬戶而索其貲又構于道而罪之配府君往復爭甚力兩人卒不

坐益騰勁直舉他邑虞芮經年無不請叩辰溪庭  
得片言解去三道至出示七屬舉動其以辰溪爲  
則計同事一府七屬先後廿七人俱得罪去而府  
君乃用黔中丞青螺郭公楚直指企愚史公交薦  
有方正無雙循良第一之語三年考最選綸綍封  
王父母如其官爲辛苦孝思之懈又年餘銓司越  
資而擢以雷陽郡海防丞去之日老幼攀哭不忍  
聞復家肖府君像每節祭之跡其完名遺澤歷歷  
傳流似乎遭遇獨殊夫實大之符亦何可待哉

郡濱海爲防綦重府君進楊副總元孺戒以樓船  
橫海匪異人任瓊與雷盜實互爲窟宅惟練習水  
犀而時其覺察此爲早計竟亦無犯新太守來未  
浹旬例應府君代覲癸丑竣事粵之雷廉高惠四  
海防約歲一人左遷至是缺其三府君遂從例轉  
德藩左史憶少年有客贈腰帶三圍之夢浪聞左  
史朱邸一歲圍可易金恐冥數有定不如往也任  
未及年所事大舉先是一年中微感疝氣至是舉  
雖一下而愈而意倦矣懇爲箋謝王十數上乃得御

二僕旋而少時所歡四翁杖履皆康府君與遊號  
五老遞主杯杓間中一翁曾執文林公府君猶叔  
事之謹里人曰此可以教厚月必再會以爲常旣  
意造物老佚之丙辰春得不孝吉南宮報集諸親  
友飛觥籌豪飲少年遜不敵比冬初不孝吉乞假  
歸攜所範觀政俸爵上堂壽無算心以飲事徵精  
神豈再少也哉詎謂丁巳正月十九日崇痼一劇  
醫者卽相視束手廿二日早遂絕也不孝兄弟所  
爲倉猝不意震裂崩沉七尺血肉不自知爲死活

者也嗚呼痛哉府君居平不張道學語而躬其行  
不拾佛氏唾而體其性無事靜坐一念不起間拂  
意呼枕隨聞鼾齁聲起亦忘之往以考察泛荆門  
浪壓舟且殆府君危坐自如及臨此大事時不孝  
輩環泣叩以何訣徐曰吾半絲不掛談咲而去噫  
此其學問往因遠矣一生孝友根心口若恂恂而  
意色篤摯殆無以狀其用愛諸弟有最難最隱者  
茲不欲筆以非府君志爲諸生時鳩宗數百指肇  
舉春秋掃墓祭而食其餽簿正井然皆可式勿替



博望山人稿 卷之十二  
蓋其重根本急行義患難相赴慷慨直前自壯逮老惟恐不及間自題小像云爾形則渺爾心則真爾急人事人不爾恩實則無意人恩之憶一日從親知三人過劉夢傳家夢傳卒起蹊田忿磨刀霍霍已甘心三人府君立嚴叱之徐理譬解劉伏不動三人得間去姻家孫氏門祚垂絕府君爲葬數喪又爲改阡撫其孤今抱孫矣郡故家子寃罹法以府君爲庠先輩介客袖簪珥懇倡諸後進白于公旣謁出府君曰諸公實自急奚倡之德幸仍袖

去所善研席友訟家產客爲其敵暮夜腰金數餅說府君某子甲敬贄無他借第借不語耳府君時爲兒輩婚聘出貸甚迫顧憮然曰訟有主卽可不語不語而何金爲金則以不語賣也客收去友亦不知此豈好人恩者邪性喜客客至則黽勉酌之然對語信心卽出無囁嚅從無轉換併不信鈎致餽閉人有此機直方而大神明馮之府君爲同堂查增膳值走力廣德有少費忽五六生起爲難盟于城隍神後一生暴病且死呼曰六人爲不義獨

我當攝邪犯正人神固不宥矣辰溪獄有寄禁盜  
十餘死爲厲白晝見立朱書數字押付所司神已  
寂然飛蝗蔽天下集塋畝農婦子號哭來府君取  
冠服拜祝之立鼓翼如翔烟不知何去總府君在  
鄉在官奇行善事難更僕數不孝嘗妄謂世不乏  
顯仕宦與大耄老要多據陞推官位紀伏臘年所  
叩其實似少可書府君卽官僅五六品年僅踰稀  
值茲論定不孝吉督迷中尚舉之不勝舉政恐採  
之不勝採也一字文飾欺作者卽比欺父罪莫大  
焉不孝吉曾是之莫敢乃猶有所未盡不得不忍  
割而再抽者府君三十有八始舉不孝吉方四齡  
府君緝得逃奴自行獲不孝謂奴婦財乳子彌月  
獲之虞驚傷二命府君大喜孺子知仁哉遂釋之  
隨授之誦能記稍能識其義七歲能爲偶語則拊  
而益喜自是每以語人或以譽兒癖誚之府君若  
不聞府君長紀序文禰歐蘇詩誦入少陵奧別有  
集且傳茲不附其爲詩文每一篇出不以不孝吉  
童子非所急輒以示令度所可能習之故不孝吉

博望山人稱卷之十一  
早知向往而府君仍縱之他小技曰兒精疲且病  
間寄此調之卽至戚中有謂非所宜教府君若不  
聞不孝吉二試童子一試諸生皆不驟振府君若  
不聞曰有知兒者非謂此試日也曰更有知兒者  
非謂此試稅也嗟呼吉不肖早外受名公知卽多  
如府君語然隸也不力十年乃舉十年乃第不蚤  
懟其欲穿之眼投至假歸三月而府君風木不待  
矣父子知已蘇氏所難况于不孝不才重以祿養  
一日未耐終天抱恨何可自解此不孝吉每一念

至震裂崩沉七尺血肉不自知爲死活者也嗚呼  
痛哉府君生嘉靖癸卯七月初四日戌時卒於萬  
曆丁巳年正月二十三日丑時生男二長卽不孝  
履吉次履端國子生吉娶侍御石岡楊公孫處士  
用野公女繼娶蕪湖徵仕郎義宇劉公女端娶邑  
文學梅鹽吉公女長女嫁州大夫孫公孫必進改  
嫁李義士公子起龍次女嫁邑文學仲濠張公子  
郡廩生士璉孫男三臺望臺駿臺岳望岳吉出駿  
端出望娶大觀察文川謝公女駿聘耄壽楊公子

邑文學渡龍公女岳聘同年方公仁植女孫女四  
長許聘蒙自令抱瑜王公子國定次許聘奉直大  
夫敬竹郭公子文學仲庸公子天球吉出次許聘  
都掌院虹川端公孫文學藻玉公子國樓端出次  
未許吉出將以某年月日奉府君葬邑城東北羅  
公山卽窆掩封焉敬次其行實待命鴻筆其自府  
君以迄不孝二孤共戴以不朽矣

先母徐孺人行實

嗚呼不孝吉尚忍狀吾母邪丁丑正忽失吾父四  
序小變爲戊午春時卽旣練恐慨而傷吾母背則  
血淚技練殷然又忽奪吾母未續之腸復寸寸裂  
不孝兄弟窮凶厚罰有此極邪逾年而卜兆定諸  
長者咸諭以墓石事大豎子毋忽因稍稍省據案  
追次吾父不知竟何語幾載咽載廢矣矧于併追  
吾母曰母孺人偕府君白首同盡闔德頡頏詎分  
彰晦不孝吉茲重有省強起次如吾父獨是不孝

博望山人稱卷之十一  
兄弟方搏穎仁君子衷古而錫之言銘同旌掩同  
封其奚取次而二之二之令兩較有稽採合爲便  
差無督于不孝之繭漏云爾敢謁母孺人姓徐氏  
徐家氏北郭以素比右其里至外王父竹坡公始  
折節爲儒然猶治園林張筵綺鼓鍾爲豪公配外  
王母梅早無子舉母惠甚公好自演孝義諸劇曲  
母從旁耳之不復遺公因爲陳說古興亡賢烈譎  
詞一再舉併字義俱解乃嘆曰恨不男更曰卽女  
不大勝男邪公丘嫂王勵孀節事之嚴雖醉歸必  
拜拜必以母從遂畱母侍母復恩孀伯母如母凡  
挫鍼治繻之屬悉所授悉若不煩授者公外多伉  
俠交顧獨心才我贈文林公不時過從見府君挾  
蒙書趨大稱異曰吾常異弱女重一字夫乃知生  
爲是兒也其委禽來既定母長大及笄疾作沉半  
月蘇悟有所之見貴人如王者語以而福固方進  
指橋殿上下有金紫衣冠或行或立者而夫若子  
也尚別有見不具載母蘇則語其別見而秘所云  
夫若子至晚育不孝兄弟始悉于府君前相與感

神人事固不遙耳病起一年歸我府君府君已補弟子員內行甚備母歸敬戒宛然門以內旣翕然嚴重又慰薦待遇大小井井文林公時以語人吾固多竹坡君賢不以豪驕女而能令謹于婦而其時贈羅孺人染不仁疾卧已經年矣奴指無近頤者承頤指則府君奉食則母食進則府君掖而母梳承口而手代筋問若何甘旣殘則對進所餘不少厭府君曰我痛依母爲常若新婦新從而父母愛來遽知痛依我母不厭一如我孝哉婦我不及

如是者二年而羅孺人竟寢卒母撫棺號誰婦不姑誰婦不數十年姑我罪伊何而有姑者二年于床上有姑者二年而令我不得養竟亦不得姑也天乎仆地吐血數升絕數日甦月餘文林公呼母曰孝哉泣血自古人事不常見卽泣血自人子事不婦見今乃親見爾孝哉婦乃里人則無不知母泣血者不獨謂府君之死孝也文林公有五子將次第室羅孺人去世析五子爨母雖自爨有鮮必先上文林公走小婢數四伺其舉箸併所與乃已

卒未嘗自甘食文林公督家嚴歲時見子婦皆曉  
漏皆粧而進母爲冢婦率五夜不敢睡導諸子婦  
前文林公謂敏而知禮而諸子婦妯娌中母家所  
遣嫁服飾併節令饋贈不如吾母母家卽私通所  
無不以告人也先是府君日侍羅孺人疾隨得疾  
亦不仁幸苦自治有效語在府君狀中出試應餼  
學宮需羔雁費或勸母府君雖小愈恐患未瘳也  
卽有費姑緩之母搯腕曰若大孝子神明所相彼  
一豎胡能爲盡脫簪環以佐而府君患果頓起鼓

篋授弟子郡河之南一切鉛槧皆母手縑指縷易  
之以給嘗風雨寒凄手自題書送衣裾之館府君  
讀之以爲此意深于雞鳴吾于投人小技忍不力  
邪府君故恢廓喜當客飲戶屨一滿都不復入而  
謀第問咄嗟具乎而母已報具復遣窺府君與客  
歡以爲歡府君雄才壯年不售而不作唾壺寂寂  
傷以養其暮氣之銳則母直多方廣之耳母數生  
男不育年三十有七胎以十三計而未抱子形家  
從羅孺人塚上來稽首府君兩乾峰明年爲政是

必一歲而雙珠幸置一側應之母聞卽詢良女子  
數家促府君恣其取視府君意且怠日夜媿媿不  
休府君終莊母忍無子不忍二於母事寢明年庚  
辰不孝吉生別置乳數月復孕辛巳不孝端生則  
猶之一年舉也兩不孝稍長府君旣自教兒而母  
更舉幼所聞竹坡公興亡賢烈事益以從府君所  
得掌故晨夕提命故他人師外傳而兩不孝師堂  
上他人卽師嚴君而兩不孝兼師慈母比于人子  
倍厚自幸丁酉府君貢文林公隕母得侍卽視羅

儒人過多母翻以多得侍卒而背益多可悲復不  
自勝第起勸府君尚自節與畱一命寄爲地下光  
及府君廬居暨謁部淹候則家尋益窘而短絀之  
汲日起焦然矣母苦自操作教兩兒婦同緝纊絰  
臬倚以舉火修戶內外周親儀如常居五年辛丑  
府君始偕之番陽學官任家人得以首菑活而母  
則謂府君勿輒以學宦耽耽諸生也酒食而饌先  
生先生還空饌之士來請爲饋府君出講堂滿  
仍不復入而謀第問咄咄具乎已復報具府君以



是忘其官之寒番人士亦謂寒而能廣大無府君若府君卽自用才薦乃其快人心而流賢譽母之以也惟至彭蠡歸來風波震懾母始誓不復登舟而府君由洞庭宰辰溪再由十八灘丞雷陽皆不從迄代雷陽計事旋乃合中間七八年兩老人天涯相望涕沾襟下不孝輩不忍見屬丙午不孝吉奏賢書兼府君俸寄稍足集諸姑伯姊姁姁作疇昔語買一二指婢婦給使令間一設筵綺鼓鍾俾母髣髴竹坡公之舊以博開口而府君辰溪治

最封母孺人玉命焜煌有泣血籲天之褒蓋不但鄉黨無間惟帝且嘉之此固羅孺人陰以天子之靈報孝婦而府君以其能爲人臣者能爲人子能爲人夫相與有榮施焉母自後十餘年中受天道之應不可謂不明彰也母至性渾厚口無惡言絕不稱人過凡有聞乖風事卽戒令勿傳曰孺子輩未親見須善諱朋友謔不及閨闈不孝兄弟不敢忘赴親戚會歸語兒輩婦綢繆精辦不啻其口出卽其家微有疎缺母以私言亦所不及迨旣貴且

老有過候者無論卑幼以迨童僕非有故必令面  
必好謝之親戚中羣然以聖母相呼母像滿而溫  
順而重衣裳修潔行步如動璜琚與諸縱筭併立  
咸注目以為靜正福相人自少年時即喜施乞者  
無所愛晚年乃持齋頂佛號而其修禮文優賓客  
則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曰勤儉本婦人事然要論  
所宜古賢婦為夫為子解佩截髮曾酒漿之足云  
墮若職而曰吝起家非其大也不孝乃悟清白本  
士夫事若託名枯木寒蟬而一籌莫借世道何利

母蓋以家箴也母產多氣血素虧善火病然猶冀  
以藥餌延兼齒不落便便嚼熟物胃氣可扶即小  
疾當無害丙辰不孝吉捷南宮神益王始一舉未  
嫁時病中所見以語諸親而竊訝于病中所識壽  
數已愈一歲為意中喜忽結夏姨母暴亡母手足  
素篤一慟而目失明遂大苦且聞弘文館開慮不  
孝吉以虛名收自嘆老不入都兒即三年不膝下  
淚泫泫迸也會是科竟罷選冬初不孝吉旋跪持  
母泣柰何見衣綵而母目眩也復自解折角豐翼

失明益壽造物或然乃不百日而府君逝矣母正病哭無氣不能聲微曰吾兩白頭人何獨生抑吾白頭人何足殉吾殉亦正不久蓋其時神已盡卽稍後一期亦兀坐閨室哭不絕奄奄少精氣不孝更忍痛收淚百計以慰母者尚癡想孤嫠凌霜倚閨愛日亦人事之常故于戊午春季牡丹花時擬詰朝相母其下嗅芳氣以諗年光豈知雞始三號母喉中痰喘婢者疾呼兩不孝至則已不語目遽瞑矣嗚呼痛哉不孝兄弟初痛府君歿之促乃母歿更促只爭匝歲間呼吸頃雙影電滅地老天荒令不孝兄弟卽鐵石作腸何能不寸節碎斷邪依殘魄更畱至今則請重復前言血首歸命慈仁君子兩尊同生同穴同德同彰非合誌不美非合銘不光而茲狀中獨轉轉顧竹坡君者實亦母氏志事之所藏母往授記不孝吉云兒異日有文章事無忘外王父竹坡公乎蓋而父初婚予家時甚食貧媿婿家富而外王父乃獨重而父不時肅之自候於門去數百武望見疾呼家大小曹家郎來

聲凡數傳至則如迎大賓姨婿過平平耳而父當暑猶着縵布袍外王父覓佳葛衷其身衣之而父草四六語謝外王父手之自熟誦置酒高會遍示其坐客曰孰如吾壻才坐客則咸起爲壽外王父而父知己也謹識之嗟乎此其事固足傳知夫如婦知父如女有此亦更彰母之足傳敢以備大君子化工之筆母生嘉靖癸卯七月廿四日酉時卒於萬曆戊午三月廿五日丑時餘子息婚嫁暨葬地與府君狀合

### 慶成先弟行狀

余惟古兄弟追亡之慟其語至不忍舉白傳云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生死宋惟室云氣分父母之親痛切死生之隔當時皆以爲切理而悲之痛哉余弟之死生隔世三時忽改也余以畏約闔戶不交人事默坐追弟一生睦愛無適與語但觸事自摧心肝時誦二語流涕而已今且舉喪殯於萬蘿山去室而野以卜兆域重念弟之行業文藻雖不售亦無年何忍令就湮沒大戴記死者行迹大

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無大小名則不朽惟茲  
兆石將謁諸名公之手知弟如兄余事也是空狀  
弟諱履端慶成則余字之先大夫少字子多不宐  
行年近四十形家占祖塋是且一歲雙男盍趣置  
媵先大夫莊先恭人不忍副庚辰先恭人果生余  
不肖辛巳復生弟人以爲異弟自幼陰重不好弄  
得寒疾已絕先大夫怪形家言謬邪忽醫來用倒  
倉法更生遂緩就外傳已授小學句讀輒成誦先  
大夫往送蒙師適見羣兒囂攜還自課令與余共

席余兄弟自發蒙以及菟成皆庭訓無他師余菟  
紙落先大夫時謂善必指示弟弟必手錄略上口  
獨自運思深苦文成多奧致按劍有司余計此不  
可小戰也從稱貸入國子令當大敵少司成溫員  
嶠先生季試拔冠其曹愛之不啻口而弟終以頻  
侍先大夫官所業亦不無作輟蓋先大夫晚得官  
訓於鄙令於楚丞於雷陽往來皆弟俱弟外若修  
正隋直中實舒緩濶達博通世務左右二尊人皆  
先意得歡尊人旣歡有弟晨昏堅留余家一意公

車言致倖奏名則余名固非弟不成名與親孰重  
余不得割名而弟得常奉親至承十三四年天涯  
遠宦之娛孝德天通之矣余孝不弟若愧爲人子  
正愧爲人兄邪丁巳戊午連遭兩尊大故余與弟  
皆慟不欲生制終弟復勉余小草以教作忠以成  
先志余乃謁除版曹運餉歸一年還部會山東盜  
警余畱室中獨挈弟抵燕間語客此甚閑姑以余  
俸應例浪試銓司作選人可乎意試定仍不得場  
事而選司諸公得弟牘竒之卽復冠其行註州貳  
刺余泥弟此貨終當待大信勿卽就而弟性故達  
謂陶柳張萼自在但非未薄仕以前公案何必生  
活蠅書取慚下惠比高邑太宰新受事慨行身言  
法見弟頎而偉喏聲滿堂立授丞福寧福寧往羶  
甚非大貴人書不得弟直貴人書以身言也到州  
則悉丞之羶以海權近則歸之郡海防丞無尸焉  
而弟更矢鬼神內好無私懸一聯座右自勗奉委  
平署還報操觚立就其文斐然諸臺爭別一日以  
清白才士遇禮視各郵椽逾等署韓陽篆兩月操

益峻條裁火耗馬價供張舊習詳牒上臺報可著  
爲令媿媿皆鮑叔言至爲百姓興除飛漣灑潤備  
勒輿人之石如不勝書及得代行至欲奔兩臺借  
寇不得則泣軹其車竟日乃成行閩地遠撫軍與  
巡方終事期不時諸屬邀一薦剡如河清銓司議  
閩薦一視他省薦三而弟三歲中撫軍南公巡方  
周公姚公三登薦視他省而九當不次擢乃都下  
謀作替人者尚羶以海權也行千金於代選代選  
動科胥固有人心者以三薦爭代選佯謬曰是書

費博來也予審理魯藩此代選真奇外吏賢不馮  
撫按而誰馮撫按薦而書費凡撫按皆墨凡薦不  
直彈邪代選後來中州余識之不欲言其人今亦  
爲人持其陰事去而彼替人到州始悔羶訛而指  
戟盲代選枉肱千金去也乃弟故視一官輕其得  
疾初不在此韓陽舊逋歲解數多弟往署之三日  
謁方伯恐以逋罰責之見在無所逃弟不悉逋得  
抵便結無實坐也大恠悒家固貧偶攝篆柰何遽  
代前償逋因頓失血盈盆盎以迄不治本此後丁

卯得理正報橐盡垂幾不能裝沿途問醫多質故  
衣而醫亦罔効涉冬來里余亦以內轉報自中原  
繼旋見弟面肉僅能傅骨問知諸苦驚傷不能自  
持余初擬獻歲卽北征嗣見弟疾日沉延養生家  
授行有爲法日起守視遂淹至四月而弟竟不起  
余得就訣似爲自盡顧此訣余何能聲嗚呼痛矣  
弟每見余少好雕蟲亦復好之嘗言古今文章之  
事多是弟兄並駕齊驅而知名之弟又多愛推其  
兄乃余則鼠技易窮襪線俱縮而弟事事饒兼自

詩文雜著下及丹青脫手人傳而珍之往居長安  
索者戶屨幾滿如此醞籍那可教逝余自幼與弟  
出入埧箎除遠侍二人與各之官餘皆語笑時刻  
靡間每取弟所讀書遇載兄弟事獨重複丹鉛細  
註其上其心敬愛古人正心敬愛余如不及余識  
其意黯然歎息何圖大命旣近空復愛我遊魂割  
切不我能畱追思二尊撫余兩人余獨孤生升沒  
暮晦倏及歲盡今雖抱琴一慟而絕亦已晚矣惟  
此片石以藉鴻筆正弟百世如生余隔世之思全



寄於此王始興有言論行受名實稱不誣如謂以  
慟弟故不實而文之則余豈敢弟生沒年月暨有  
子臺駿各婚嫁族系另錄備採茲不具書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斗崗曹公暨贈孺人曹  
母唐氏行狀

歲乙卯早冬履吉與文思大兄偕計吏渡江締宗  
盟爲墳篋好迄改春併舉制名窺文思兄似有銜  
恤蓋悲陟屺之不及見也時吉亦自謂潦倒一第  
不足言獨幸雙白無恙意差強奄忽先府君先宐  
人相繼逝余慟不欲生文思兄亟唁我因報以伯  
父康哉惟日以娛無若匪民然從此終天也居五  
歲吉以草土剝身來長安適一過相勞苦而伯父

之訃音至文思兄慟終天亦從此與吉同今戌冬  
吉再以轉餉入甫儻舍則已嗚使遲曰不孝兄弟  
所不卽崩隕者懼二人潛德之未彰無以報地下  
邇且有事封樹計與吾子分諡非餘人比敢以二  
人積行爲謁嗟夫惟慟知慟吉之謂也加以疇昔  
親情於我伯父母間僅容襁是役也非吉狀之而  
誰狀之邪謹按公諱某字德卿別號斗崗當泰昌  
年間 新天子御極覃恩以仲子文思官勅封徵  
仕郎中書舍人故復稱徵仕公云先世爲宋武穆

王裔從蹕渡江家句曲後諱天瑞者始徙安新市  
里齒日以繁聚屋一巷勝國時紅巾賊所至殘掠  
獨過新市云此善人里也斂兵去因名留巷曹云  
傳顯三公再徙琅玕里生太一太一生孟霖築鵬  
程橋垂雲埂及建袁府君廟今廟中所祀素菴公  
是也素菴生友樵公立友樵生直齋公詔贈南京  
工部尚書直齋生孝廉石菴公終養不仕授都察  
院都事偕志孝友祀鄉賢生東崗公景陽舉嘉靖  
乙卯任丞陝西西安府進階奉政大夫著循良聲

祀鄉賢配戴氏封太室人舉丈夫子四伯南刑部  
公司宰仲卽我斗崗公叔雲南布政司都事公司  
典季諸生公司貞先是成弘間家業故饒祝融爲  
厲素菴公父子又喜施子務詩文迄都事公室懸  
磬矣始治經教授弟子從湛甘泉先生遊西安公  
承之篤學同兄少保雲山公暨萬文恭封銀臺吳  
玄圃公俱受業代稱儒宗咸推都事公至人無夢  
夢卽兆數世公未生前一日卽夢有白衣神君挾  
偉男子來曰畀爾賢孫稱賀至再公又生而端凝

絕不類凡兒以是心異之語西安公曰是見面方  
準端洞精儻盼殆夢中所見偉男子也白衣者其  
山神白龍王乎當必昌厥嗣故西安公朝夕視膳  
必呼公佐餽陳說前言往行動以孝弟爲宗公輒  
應聲曰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毋乃爲人之本與都  
事公大喜外大父唐止菴先生一見目以國寶置  
膝上對偶神駿遂以唐孺人氏焉公少不好弄從  
刑曹中柱方伯儀山兩兄同學初不讓慧得唐孺  
人佐之無內顧益攻苦下帷時功令嚴歲試卽大

邑收不過十許人公以高等補諸生隨官遊學歷  
函谷漢中諸山川人物政事指畫掌上如太史公  
遊覽文益奇顧心憂西安公勞苦不數月亟勸抽  
簪率子婦盡菽水歡公雅好莊老不樂齷齪爭里  
兒去遊成均大司成鄧文潔暗中摸得之恨相見  
晚試京兆已雋格于額恬不爲介而唐孺人亦數  
數慰藉舌在寧久困哉無何巳丑西安公疾作矣  
西安公先患痺公籲天請代謁誠致齋隨禱隨應  
至是虔禱如故百方罔効竟逝公一慟幾絕明年

勉襄事往反如慕如疑唐孺人爲之盡瘁竟亦嘔  
血弗起也公時年四十於天崩地裂中忽復奪良  
偶悲不自勝義不繼室室中亦無貳可使者一手  
一足撫兒女子指以百數米鹽靡密煩碎力推行  
之如黃次公噉薤畱白可種如庾元規而身自教  
兒如謝太傅諸所督誨緩之惟恐其渝急之又恐  
其憊每中夜吟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以爲  
警日伺太室人卧起早暮枕高卑眠遠近爲憂喜  
且有乘喪齟齬者外侮內釁咄咄爲來逼人苦弗

與較而嗣君伯仲尋補諸生太宐人色喜則府君亦喜曰孺子能成祖志吾無庸僕僕遂謝業以例授光祿丞側注冠逢掖衣爲太宐人壽然非其志也暨太宐人喪時不當致毀竟哀毀骨立如中路孺子至巳酉仲子文思舉于鄉遂偕北上曰吾家世受國恩從是一詣闕下頓首祝天子萬壽幸甚而因以間一詣選部又不肯竟選癸丑再北文思長跪請大人姑小試以展生平且旌吾母始勉就良醞署震崗丘公掌光祿風尚凜凜少可獨善公

廉能數以錢穀相資藉無毫末濡會

孝端太后

喪及各廟享無算夷人委雜公指畫井井有條從祀山陵粢盛酒醴必恪必共諸同事多柴柵與之披情愫竟亦無猜者中貴人有不時需索潔已以應之不辭而退故一歲數薦空四署矣然不知鴻鵠之志也丘公語人曰曹良醞操尚風軌兼有治實宐大用請差督江南糧遂單騎遍歷諸郡不敢以虛文應筋力爲憊丙辰予告是歲到署即可超擢且巳滿秩應得封章弗顧尋聞文思捷南宮宗

博學山人稿 卷之十一  
族加慶公顧謂我家都事公以來三世寧不堪一  
第蘊而崇之孺子食舊德吾懼其有軼志也且太  
宐人以八十老母盼望諸孫及唐孺人勞苦萬狀  
今何俱弗見也意中怏怏減眠食癯數行下文思  
亟假歸侍藥京口有間終杜門矣體素羸居恒惟  
節飲食忍嗜欲以爲嘗故神復王有進方術者曰  
吾聞真人之言矣忠孝廉謹寬裕容忍此八字訣  
平生寶之若去來寄耳無罣無礙不能更事吐納  
也戊午促文思謁選相戒曰兒曹不習吏卽吏而

飽毋寧餒我不受人祿養者迨文思以中秘轉遼  
餉值警告或以爲憂公遺言曰受命而行不辱惟  
今日幸假道歸卽集諸子孫辨民間利病古今善  
敗如都事公訓誨無虛晷庚申躋七袞親戚釀以  
爲歡公愀然不樂兒孫再三勸勉則諭以意事君  
如事親今一歲而鼎湖再見柰何言壽無已君恩  
隆天重地吾姑俟綸音至其一舉子之觴于是文  
思強絕裾公親送之毘陵趣就道時辛酉王正公  
步履矯健咸謂百年可期不知已與文思永別矣

公爲人外飭廉隅內不設城府性慈惠而動有標  
準龐奇不御于身俳謔不出于口巫覡優雜不及  
于門袒裼裸裎不行于寢每日正襟危坐掃地焚  
香卽疾篤之一日猶遍灑房帷移席中庭而寢遇  
事無小無大凜凜怵惕平旦有公役卽越宿齋戒  
不豫恐廢悔將何及嘗飲人以和而耻强笑佞哀  
片語投契久要不忘所遇稚弱厮賤揖讓不休或  
諷老不宐以筋力爲禮笑曰我性不解慢人習而  
安之若嫌禮法拘攣稽阮放達何不長生到今里

豪欺公易與譟于門下石于隱輒閉門謝旁觀不  
宐視弱公合掌曰彼蒼有知寧人負我買田宅不  
求方幅舊廬甚隘而曲鄰趾交錯終其身不得直  
入鄉里操書契而來者故昂其直卽償之或德而  
以怨報亦不明斥之若佃僕負租委終不移一字  
入公門大都仁心爲質而重在人倫所謂和氣愉  
色婉容愛之至也嚴事伯兄不啻視父遭兩弟喪  
哭盡哀撫諸孤不間已子女弟無子而寡時軫念  
不忘晚年修葺宗譜以萃渙別異以彰明祖德九

族之和無不合也舅氏遠二百里外無論歲時存  
問乃見母弟若母見中表若親手足欣欣渭陽老  
彌篤焉外父止菴先生沒家計漸落則母事儲孺  
人而經紀其三世賑乏救喪唐氏中葉不墜三黨  
之戚無不欽也郡邑侯高其誼卒未嘗通干謁請  
賓于鄉再三勉一出終不可復矣其退讓如此公  
一生爲子孝爲臣敬爲父慈爲弟悌爲夫義爲友  
信可謂粹然至德而有終身之憂隱隱抱痛未嘗  
以告人者其視死生固已脫然矣卒之日呼文思

伯仲輩語曰我生無長物畱取一片赤心付子孫  
今恐溘先朝露有一紙附先大夫分單後尚不記  
年月備辛楚矣言畢而逝公其有先知邪前數日  
爲唐孺人一杯猶手緘示文思累千百言皆忠孝  
大義豈與唐孺人精相召邪唐孺人父止菴先生  
諱一磨乙丑高第母儲孺人大父雞澤令祠鄉賢  
克菴公音其先晉陵宦族自封大理公誠再傳給  
事公世良三傳沂州學正公輔生克菴公始避倭  
于宐因家焉止菴公師事荆川先生精研性命



敦尚孝友不妄締姻而特以與曹西安公有道義  
盟兼快斗崗公故以孺人歸孺人有至性瞻矚不  
凡授孝經內則諸篇輒手摘錄而心維之痛止菴  
公以奔母喪哀毀弗起日抱母而泣及來歸儲孺  
人持其踵而啼人謂我愛女不知失吾孝子也有  
姊妹三俱遠歸獨兄一人家業漸落中夜號泣昔者  
先君子才余恨非男吾不爲男而獨不能爲門戶  
計乎終母之身又終兄之身生養死殯于凶荒天  
札之餘不愆其度宗黨悲歎生男不如生女矣事

舅姑如事父母戴室人性嚴率子婦嗃嗃或疑貴  
家女不習勞苦孺人日夕操作刀尺井臼菓蔬酒  
食絲蔴纂組惟所欲喜則先嘗之慍則婉劑之痲  
癢則抑搔之戴室人爲解顏每食必孺人侍乃加  
餐將以愉色婉容而時微輦數休之不敢適西安  
公稍不安斗崗公色憂而孺人亦色憂首如飛蓬  
者浹月及西安公沒而哭無常聲思唐與曹所爲  
死生骨肉者惟吾父與舅耳舅存卽父與存而舅  
復逝不復見之骨肉腸能寸寸續邪一慟嘔血數

升襄事載終遂伏枕不起矣戴空人哭之哀天乎  
是何奪我孝子也初斗崗公磊落有大志家世清  
白朝夕殮養不給孺人盡脫簪珥以佐下帷外言  
不入內言不出斗崗聲名籍籍數奇徐爲寬譬而  
相敬如賓伉儷二十餘年無媒容事有傷斗崗公  
意者匿不以聞或非理相加從中調解而榛栗棗  
脯之贄非斗崗公命不行居恒寡言笑進退縝齊  
非姑姊妹女子不得面而事先奉賓殺核維旅隨  
斗崗公失孺人若失良友也順而敬也數舉子不

育既舉文思兄弟五男四女角羈之飾被祈之衣  
饑餽之食繼介必自經手比能言卽古人行事口  
授之長遣就外傳每歸必叩問所誦習若何而夔  
火夜作以課讀所師事取友必擇端方者束脩問  
遺饗殮酒醴必精腆者強半出嗛腹寒膚之餘而猶  
經歲不得安寢望北斗而拜冀諸嗣君之長且成  
也曰吾相夫子以報先大夫于此止矣歲庚寅遇  
嗣君小試不售輒噓噫嗟歎時孺人方強嗣君輩  
正垂髫爲言偶蹶耳何足慮而孺人變色孺子何

知恐爾母之不及見也聞者驚異安得此不祥語  
明年竟臥床褥矣臨訣時日文思兄弟惟問幾時  
就試若前言之有知者孺人生于閭閻而周旋諸  
娣姒絕纖介之忤仲妹室遠無子還往思念不置  
撫御女奴暨奴產子察饑寒問疾苦人盡得其歡  
心歸寧見道傍丐者凍餒者衣食之死而白骨者  
掩殮之除道成梁賑饑療疾所費不貲而又時時  
勸斗崗公周人之急不望其報故人稱孺人之為  
衆人母也而孺人一身多憂少樂多勞鮮逸多誦

少羸以至病馘非獨其命之不永蓋亦有至性焉  
孺人亡而始以其勞其憂其誦備萃于斗崗公矣  
後孺人沒三十年而仲子文思以名進士官中秘  
遇覃恩勅贈孺人行且累未艾也嗟乎孺人所自  
知不及見者今得慰地下不啻見之矣而文思諸  
兄弟獨追慕哀鳴甚至舉斗崗公與孺人之生年  
卒歲在在皆辛以為辛苦備嘗之應嗟乎孝子悲  
思無方何可言邪公生嘉靖某年月日卒天啓某  
年月日壽七十一孺人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

某年月日壽僅四十一生男五長師禹邑諸生娶  
澄江上舍居拙徐公有承女次卽師稷字文思中  
丙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娶同邑鶴慶府守育菴萬  
公春女禮部尚書萬文恭公孫女次師契邑諸生  
娶金沙贈太僕寺卿完白于公束女次師益邑諸  
生娶光祿署丞西雲吳公達德女俱孺人出將以  
某年月日奉厝于山之新阡謹狀

蔣太學行狀

黃山之望於歙也其下多故族云蔣公有莘者其  
先出伯齡公居浙之天台唐末來判歙遂芟黃而  
家焉子姓代著因厥姓著爲村二十六傳爲尚述  
公俊昂再傳崑峯公廷璧以孝義賓鄉飲配謝孺  
人繼傳孺人側室劉俱以閭德稱傳孺人舉子二  
長應鯉早逝次卽德甫公諱鎮又諱汝修懷崑其  
別號也公性孝幼卽知色養侍晨昏惟謹疾病則  
親湯藥旬月衣不解帶體日以削及沒哀毀嘔血

喪明幾至滅性蓋至耆年而事庶母劉猶一孺慕也公資穎敏一目千言不遺齡十二制舉子業輒工隨補邑弟子員累試皆雋入成均有鄉大夫欲爲謀一捷竇者公謝曰真而售乃足貴若以竇進非法且非吾質也自是矢益肄力而以時遭外侮迄不得齒所業公少孤立又敦謙讓不逞之徒妄意其藏百計剝害幾莫必其命復誣於官將急速之公姑宛轉走匿夜黑踉蹌岐路中忽前阻水見有燈出林間一木橋跨焉遂渡水隨憑橋以去焉

齒鵙蹲恍惚龜沉而鵲去也誰脫之邪公善人也種德人也捐自樹之山木以公樵蘇發自貯之紅朽以給貧窶推食解衣殆無虛日病者藥鰥者婚無屢者居歛死者以槨掩葬者以地而又代貧者贖已鬻之祖墓凡有急難鬱伊匡扶救解惟力是視親踈故舊如取如攜未嘗少厭至於橋梁道路諸利益事尤所不言有人盜金萬餘恐其覺自焚其居以圖滅口後知其人竟宥之至他所遺逋負匪但不責且贈遺焉而彙所外侮輩公亦終身不

仇其人間出隻語爲譁者持平卽無不意消去公之種德公之器量也亦卽公之達識也當公家業足給鄉人爭羨之公獨以爲憂曰盈府忌也惟約與忍庶幾能免及稅璫橫索鄉人又危之而公獨以爲安曰損無咎也苟厭以往抑又何求昔人謂早知爲害何不散之公之識見相越豈不超超千古卒之禍難潛消身家復裕公亦漠然如不關與視彘之屢蹶而獨優然無幾微見頽面者終始一轍也公於得失之際非夫道力主張渠能爾耶公

喜讀古書旁及百氏言無不漁獵雖老不倦至上下興衰之感一以詩賦發之踪跡大半放浪山水間與諸耆舊狎冥鴻之意遠矣郡太守鄔公以大賓延邑大夫方劉二公後先願一見皆辭不就因各題額表其間而縉紳先生爲詩若文贈遺者自殿學許公葉公以下哀盈數帙鄭公逢掖而履滿王公處士自有功德非虛評也公雖令儀色藹慈和而居家有嚴有翼取法一本家禮與許孺人皓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朔望必肅衣冠謁先祀病

劇猶令人扶而拜之又獨力建祠取唐未來祖墓  
地將湮滅者考實各爲誌以詔後人往有語公導  
於家言與儒術通者公遂習之比其老也耳目周  
旋可敵少壯至辛酉十月時年八旬有六偶感微  
疾嗣君輩勤禱諸醫公笑曰余餘氣殆盡視死如  
歸而反謂我爲病何也仍備舉一生所歷艱危皆  
賴忍讓勤儉好善不欺用能反瘠成腴化怨爲德  
而終之以看破恥字無往不愧便無念不善諄諄  
數百語徐令人焚香作樂曰此余告終之日也沐  
浴端坐而逝噫公之道力卽難名此所謂不愧不  
怍灑灑來去者耶嗣君奉此遺勅人間滿籛何足  
道哉





